

史記

批註史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與孝景帝  
同母重句  
着眼

# 史記

## 卷五十八

###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劉備漢書勝作楫。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爲太原王。劉備徐廣曰：都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卽此城。是以勝爲梁王。集解徐廣曰：都睢陽。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劉備徐廣曰：都陳。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劉備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上吳至父云  
未置太子

子句提挈  
後文梁王望  
觀貌怨望  
全出自

恰於此時  
立太子兩  
以激勸之  
自梁最親  
有功又爲大  
國以下皆有  
氣噴薄而欲  
所以怨望所  
景帝皆有以  
啟之

形熱闇處正  
形容侈張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案漢書音義曰。梁。宋縣名。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卽棘壁是。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案漢書音義曰。梁。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案漢書音義曰。在陳留圉縣。圉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注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案漢書音義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案漢書音義曰。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緩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案漢書音義曰。睢陽有平臺里。梁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案漢書音義曰。皇帝聲動稱警。出入者互文耳。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案漢書音義曰。皇帝聲動稱警。出入者互文耳。東西馳獵。擬於天子。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案漢書音義曰。大百萬。今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駒馬。迎梁王於闕下。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駒馬。則既朝。上疏。因

處處不離  
太后

恰有廢太  
子事

上怨梁王  
一層逼緊  
目怨字  
俱句中眼  
上怨梁王  
一層逼緊  
目怨字  
俱句中眼  
王著疑問  
之始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蓋著竹略反，籍謂名簿。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正義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竇太后議，格如淳曰：蘇林音閨，周成雜字，錢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峻棚云峻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羊勝匿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正義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命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正義曰：茅蘭，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案：茅蘭，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輶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正義曰：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卽獵處也。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正義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正義曰：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景帝哀憫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景帝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渙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飧。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襄作讓。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梁昭帝鄭德曰。上蓋初爲雲雷象。崇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盡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太母孝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梁昭帝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爲笮。鄭注音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爲笮。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盡雲雷之象。以金爲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追笮也。謂爲門扉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食官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土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或作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尙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地理志桓邑謂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榮離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漢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補四今疑夫以禍親漢句然  
入字脫亦十憂告無書下亦  
史仍案史四死罪厭有吳公  
應十文字悲卒牛帖云矣

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醫國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五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醫國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

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謂梁國之郎，是孝王。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廩。括地志云：霸昌廩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澄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闕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抑吳楚，計醜

孫羊竇。嬰正議，袁盎劫鶴。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驟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考證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顧炎武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十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漢書音韻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索隱漢書云：大行令奏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集解案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無窮。孝武帝絕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法。

上生此神略每三妙正貌點段毫手如各染俱頰寫別而約方望溪云常子入段凡皇宗法異於古明十

授謚頃王書云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壻垣爲宮公祖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反又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公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爲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螺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爲螺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螺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載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載壻士爲壇於道則用黃鉶或用狗以其瓶血釀左輪正義荊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壻地爲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爲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蓋爲榮不以道終也旣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正義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史記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晚節猶言末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史記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

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索隱蘇林曰。淖音夜。建女孝反。夜使人迎與軒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姁姁。索隱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姁也。事旣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索隱按逸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爲人貳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懼。遂爲無訾省。索隱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訾錄。正義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樊云。究窮第也。故郭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

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謗足恭而心刻深。謂彭祖多內寵姬，刻害之。  
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  
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

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切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謂賈人專權買賣之賈會以取利若入多於國經租稅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章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謂王家入會音價謂酷權也會音價謂音角獨言權音角獨言權也古外反謂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會以取利若入多於國經租稅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今之知市矣章昭則訓權爲平其注解亦得治宮室祔祥集解服虔曰求福也。謂按坤蒼云祔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禮謂楚信鬼神越信祔祥者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謂巡徼而伺察境界也。是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謂讀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謂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立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譏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謂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以與趙王兩相非作兩自別勘章

然一旬似贅仍括數事則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爲脫桂葉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卽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婦女汚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牛，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集韻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旣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陵帝以武陵零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立。集韻服虔音拘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集韻漢書齊諡繆王。法傷人蔽賢曰：總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集韻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集韻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爲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集韻如淳曰：窮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寄母王夫人卽王意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爲親愛也。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爲親愛也。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集韻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

事增此獎當依文至父云告彭祖書

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禎。禎蘇林曰：音奪。鄒氏音之悅。禎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案：鄒氏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者云：媚，丈夫好也。又云：妒女爲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禎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禎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禎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禎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集解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是張騫。按：騫，音駢。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禎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  
姦疑匿擅恐勃使於捕諸証左云吏求  
諸囚出語左人勃擊甚証佐  
證卽漢泄右擊甚証佐  
佐與漢所逐勃掠急佐

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栗姬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閼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禡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饑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爲六

考證

五宗世家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徐平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奏家按楊升庵云  
制具載王世文疏云

見漢廷可觀又  
復頌下施之式

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張湯太常耳。承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索隱非耳承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張湯太常耳。承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索隱非耳承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臣充。索隱趙充李息。大行令臣息。索隱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安也。任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孫賀公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索隱閼徐廣曰一作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索隱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也人爲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爲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索隱傳曰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等雖未習教義也義也。徐廣曰。一作教。一作勸。一作勵。謂皇子等雖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等雖未習教義也則大臣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勸。